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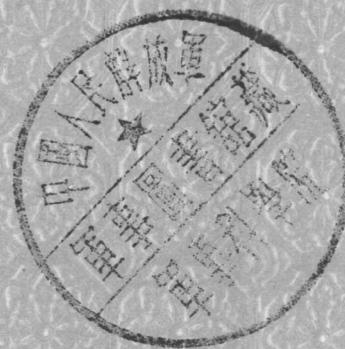
关羽崇拜研究

蔡东洲 文廷海 著

巴蜀書社

关羽崇拜研究

蔡东洲 文廷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羽崇拜研究/蔡东洲,文廷海著.一成都:巴蜀书社,
2001.9

ISBN 7-80659-293-8

I. 关… II. ①蔡… ②文… III. 关羽—信仰崇拜—研究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5712 号

策划组稿:梅锦辉

责任编辑:黄云生

特约编辑:吴夕忆

封面设计:文小牛

关羽崇拜研究

蔡东洲、文廷海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成都市二仙桥东三段 5 号(028)4122206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50 千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59-293-8/K·25 定价:2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沈伯俊

青年学者蔡东洲、文廷海合著的《关羽崇拜研究》一书即将问世了。我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关羽崇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十分独特的现象。从三国时期号称“万人敌”而功业未终的勇将，到地位凌驾于历代所有武将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再到让芸芸众生顶礼膜拜的“关圣大帝”，其影响持续千余年，遍及海内外。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依然随处可见。在历史悠久而形式多样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只有对“万世师表”孔子的崇拜可以与关羽崇拜相提并论；而至少在影响的广度上，关羽崇拜明显超过了孔子崇拜。这种现象，蕴含着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文化信息，令人惊异，更启人深思。

新时期以来，对关羽崇拜或者说“关羽文化现象”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不仅发表了一批颇有新意的论文，而且出版了一些有一定质量的著作。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显得不足，与关羽崇拜的巨大影响很不相称。在积极弘扬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正确地认识这种文化现象，适当地发挥其联系海外侨胞和华裔的精神纽带作用、民俗文化功能和旅游文化价值，我们需要更多的经过精心研究的、有创见有深度的学术著作。蔡、文二君的这部《关羽崇拜研究》，便正是一部严肃的探索之作。

综观《关羽崇拜研究》一书，我认为有这样几个优点：

第一，“史”的意识自觉而鲜明。关羽崇拜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蔡、文二君又是有较高专业素质的史学工作者，因此，他们十分注意从宏观历史的高度来研究关羽崇拜现象。一方面，认真考察关羽崇拜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仔细清理关羽崇拜发展的历史脉络。全书三卷，从对历史人物关羽的考察，到宋元时期关羽崇拜的形成，再到明清时期关羽崇拜的发展，构成了历史进程的一个完整的链条，给人以清晰的印象。这种自觉而鲜明的“历史”意识，为全书赋予了严谨求实、不发空论的学术品格，使全书的质量比过去的一些著作有所超越。

第二，史实考订颇见功力。研究关羽崇拜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涉及大量的历史资料，包括正史、野史、笔记、传说等等。这些资料固然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它们毕竟是时人对史实的记载和后人对往事的追记，往往掺有人的选择、评判、想象、加工等主观因素，不能笼统地与史实本身划等号。其中一些记载，常常是虚实相生，真伪杂糅；有的甚至是转相稗贩，以讹传讹。因此，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学史的研究，随时都有一个史料的鉴别考订问题。在本书的撰写中，蔡、文二君在这方面下了许多功夫。例如，佛教神化和利用关羽的起始时间，是关羽崇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始于隋朝，另

一种认为始于南宋。前一种观点，由于南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六《智者大师传》中有陈、隋之际高僧智者大师在当阳玉泉山得关羽神灵助建佛寺的记载，赞同者尤多。对此，作者指出：智者大师的弟子灌顶（章安大师）所撰《智者大师别传》、隋朝当阳县令皇甫昆所作《智者禅师碑文》，内容均不涉及关羽显灵护法之事，可见佛教神化关羽并不始于隋朝。现存文献证明，佛教神化和利用关羽始于唐朝中后期。释志磐的《佛祖统纪·智者大师传》，实际上沿袭了唐人董侹写于贞元十八年（802）的《重修玉泉山关庙记》中关羽冥建佛寺之说。这样，使证明过去的两种观点均不正确。如此考辩，建立在对文献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第三，视野开阔，内容比较全面。从全书来看是如此，从各卷来看也是如此。例如，本书下卷研究明清关羽崇拜的发展，不仅论述了以往涉及较多的关羽崇拜与政治斗争、军事活动、关公戏之间的关系，而且探讨了以往较少触及的关羽崇拜与水旱灾害、科举选士、经济活动、秘密社会、司法活动诸方面的关系。这样，就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到明清两代关羽崇拜是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对关羽崇拜现象得到更加丰富的、立体化的认识。

总的看来，《关羽崇拜研究》是一部内容扎实、质量较高的著作。不过，其中也还存在不足之处：其一，“述”多而“论”少。可能是由于构思体例的缘故，全书侧重于史实的归纳整理，“史”的脉络相当清晰，而“文化”的阐释则稍嫌不足。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书的思想深度。其二，结合三国文化的背景研究不够。关羽崇拜的形成和发展，与三国文化的演变、传播

的关系极为密切。宋元以来的三国题材戏曲小说、民间故事，特别是，《三国演义》的成功塑造和反复讲说，对关羽形象的渲染和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大文化的广阔视野进行观照，可以说，没有三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关羽崇拜就不可能达到如此的广度；甚至可以说，以关羽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关羽文化”，乃是广义的“三国文化”的一个子系统^①。如果作者对这个问题给予更多的重视，大概也有助于论述的更加深化。上述两点，只是我个人的感受，不一定都对，谨供蔡、文二君参考。

我与蔡、文二君交往尚浅，承蒙他们信任，嘱我作序。乃不避愚陋，勉力为之。蔡、文二君年富力强，正当大有作为。我衷心祝愿他们再接再厉，在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2001年3月15—17日

于锦里诚恒斋

^① 参见拙作《“三国文化”概念初探》。初稿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修订稿载《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并先后用作拙著《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2）、《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9）的结语。

己酉畫師
中國·成都

目 录

序 (1)

上卷 历史上的关羽

一、游离中原	(2)
1. 亡命涿郡	(2)
2. 追随刘备	(5)
3. 委寄曹营	(8)
二、南下荆州	(10)
1. 南投刘表	(10)
2. 抢占地盘	(13)
3. 留守荆州	(15)
三、北伐襄樊	(19)
1. 奉命北伐	(19)
2. 围攻襄樊	(21)
四、痛失荆州	(24)

1. 孙吴偷袭	(25)
2. 回师南下	(30)
3. 身死临沮	(33)
五、功过评说	(36)
1. 北伐襄阳的评说	(36)
2. 镇守荆州的论争	(38)

中卷 关羽崇拜的形成

一、关羽崇拜的起源	(45)
1. 忠义神勇的播扬	(45)
2. 荆州民间的信崇	(52)
3. 玉泉显灵的开端	(56)
二、关羽崇拜的形成	(66)
1. 表彰忠义的时代思潮	(66)
2. 封建朝廷的追赠褒封	(75)
3. 文艺作品的增饰渲染	(82)
4. 佛道二教的神化利用	(89)
三、关羽崇拜的体现	(96)
1. 神话传说的增多	(96)
2. 历史遗物的出现	(98)
3. 祠堂庙宇的普建	(103)
4. 神坛造像的定型	(110)
5. 祭祀日期的确定	(116)
6. 历史事实的改造	(119)

7. 关氏家族的扩充 (137)

下卷 关羽崇拜的发展

一、关羽崇拜与明清兴亡	(144)
1. 明代兴亡与关羽传说	(144)
2. 清代兴亡与关羽传说	(148)
二、明朝关帝崇祀的不断升温.....	(155)
1. 明初关羽祭典的初步确立	(155)
2. 明中期关羽祭制的发展完善	(157)
3. 明后期关羽封号的屡次加赠	(163)
三、清朝关圣崇祀的走向极端.....	(171)
1. 清初关帝崇祀制度的基本确立	(171)
2. 康雍乾时期关帝祭典的发展演变	(175)
3. 清中后期关帝崇拜的登峰造极	(190)
四、明清关帝庙宇遍天下	(201)
1. 庙宇众多的原因	(201)
2. 关帝庙宇的普建	(206)
3. 关庙数量的增加	(214)
4. 关庙名称的多样	(220)
5. 全国著名的关庙	(226)
五、关羽敬奉与军事活动	(241)
1. 明代军事活动中的关羽敬奉	(241)
2. 清代军事活动中的关羽敬奉	(248)
六、关羽敬奉与水旱灾害	(257)

1. 明代水旱灾害与关羽敬奉	(258)
2. 清代水旱灾害与关羽敬奉	(260)
七、关羽敬奉与科举选士	(264)
1. 明代科举活动与关羽敬奉	(265)
2. 清代科举活动与关羽敬奉	(267)
八、关羽敬奉与经济活动	(271)
1. 行业始祖与保护神	(271)
2. 行业组织供奉关羽	(280)
3. 关庙会与庙会经济	(285)
九、关公与明清秘密会社	(290)
十、关公与明清司法活动	(295)
十一、关羽崇拜与关公戏剧	(299)
1. 关戏剧目	(299)
2. 关公戏的禁忌	(307)
十二、关羽崇拜的辐射	(310)
1. 香港、台湾的关羽崇拜和信仰	(311)
2. 韩国、日本的关羽崇拜和信仰	(314)
3. 东南亚、欧美的关羽崇拜和信仰	(319)
附录：	
一、“关羽现象”大事年表	(325)
二、主要参考文献	(344)

上卷 历史上的关羽

关羽，宋元以来中国社会的信徒最多的至上神灵，“三教皈依，九州隆祀”。佛教尊他为护持佛法的“伽蓝监坛”，道教尊他为伏魔降妖的“关圣帝君”，儒学尊他为忠义神勇的“武圣人”。其五关斩将、守护皇嫂、义释曹操、单刀赴会等动人故事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乃至于今天，广泛传播，真可谓家喻户晓、妇幼皆知。以致在民族文化中形成了一种以关羽信仰和关羽崇拜为内容特征的文化现象。

然而，关羽不是一个传说人物，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唐宋以后人们能够儒化他，神化他，仙化他，都与历史上的关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关羽崇拜”的研究应该从历史上的真实的关羽开始。

关羽作为三国时代第一流上将，古往今来都有学者注重对他的研究，尤其是宋元以来有关他的文字记述可谓汗牛充栋。举其要者，元朝胡琦编著《武安王事迹》、万之衡《关侯事迹汇编》、卢湛《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张镇《关帝志》、徐观海《圣迹纂要》，然而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关羽崇拜的一种体现，千篇

一律地叙述关羽的应祈显灵，众口一词地称颂关羽的忠义神勇，因而无助于研究关羽的生平事迹和评价关羽的功过是非。所以，研究关羽的基本历史依据仍然是陈寿的《三国志》。陈寿作史以简明著称，其《关羽传》虽然只有 960 余字，但关羽生平大节皆有翔实可信的记载，其中亦不乏精彩之处，把关羽“忠义”、“武勇”、“自负”的原始形象印刻在读者心里。

一、游离中原

关羽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即中原时期，其主要行迹是跟随刘备，游离中原；后一个时期即荆湘时期，其主要行迹是独当一面，镇守荆州。

1. 亡命涿郡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亡命奔涿郡。”这是《三国志·关羽传》对关羽的早年情况的仅见交待。至于生年、生日和享年，三国历史文献均无记载。但至迟到金朝，民间已有五月十三日祭祀关羽的习俗。

元人同恕《关侯庙记》载，大定年间（1161—1189），西夏攻袭金朝陕西重镇巩昌府，府城将陷。五月二十三日，见有若关羽状貌者率神兵自府城郊外的仁寿山杀出。夏军惊骇而退。巩昌军民就在仁寿山上建起了关庙，所以“他郡皆祀以（五月）十三日，此邦用是日（五月二十三日），答神之贶也^①”。这就是说，

^① 同恕：《梨庵集》卷 3。

除巩昌府以特殊原因在五月二十三日祭祀关羽外，其他州县均在五月十三日祭祀关羽。金末郝经在《汉义勇武安王庙碑》中描绘当时祭关的盛况说：“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整仗盛仪，旌甲旗鼓，长刀赤骡，俨如王生，千载之下景仰向慕而犹若是，况汉季遗民乎！”^①但同恕和郝经都未说明每年五月十三日祭祀关羽的根源。

明清两朝皆以五月十三日为祭祀关羽的法定日子，备见于《明史》和《清史稿》之《礼志》^②。明清人还明确以此日为关羽生日。梁章矩《归田琐记》称，“今时以五月十三日为关帝生日”。

元朝巴郡胡琦所编《关羽年谱》则率先提出关羽生于汉桓帝延熹三年（160）六月二十四日，享年60岁。这一说法，最初盛行于荆州地区。据元人普颜所立《关王庙碑》，“绍圣三年五月赐庙‘显烈’，东庙曰‘昭贶’，即侯子平也，俗呼为三郎。荆楚之人相传显烈六月二十四日生，昭贶五月十三日生。是日，朝拜祭赛者远近辐辏焉”^③。这就是说，早在元朝的荆湘地区就流传关羽生于六月二十四日，关平生于五月十三日之说。

到康熙十七年，备载关羽家族成员生卒、名讳的“古砖”在关羽故里解州常平村发现，“证实”关羽生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岁（160）六月二十四日的说法，并出现了关羽殉难的具体日期，即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219）十二月初七日^④。五月十三日

① 《郝文忠集》卷33。

② 《明史》卷50《礼志四》，《清史稿》卷59《礼志三》。

③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20。

④ 赵翼：《陔余丛考》卷35《关壮缪》。

乃其子关平的生日。对于这一发现的真实程度，清廷不置可否，仍以五月十三日为关羽祭祀日。关羽崇拜者则信以为真，如乾隆时徐观海作《圣迹纂要》即据之以为关羽生卒。还有一些学者对五月十三日祭祀关羽另作新解，以此日为关羽会见东吴之期。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说：“岁之五月十三日为单刀会，是日多雨，谓天赐磨刀水云。”富察敦崇《帝京岁时记》“磨刀雨”中也说：“京师谚曰：‘大旱不过五月十三日。’盖五月十三日，乃俗传关壮缪过江会吴之期，是日有雨者谓之磨刀雨。”无论如何解释，至今港、台仍然以五月十三日祭祀关羽。

《三国志》有关关羽早年的情况仅此一句，即“亡命奔涿郡。”宋元以来，随着关羽地位的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发展演变，历史文献上的“亡命涿郡”和名字的更改便有了新的阐释。清人梁章钜《归田琐记》引《关西故事》云：“蒲州解梁关公本不姓关，少时力最猛，不可检束，父母怒而闭之后园空室。一夕，启窗越出，闻墙东有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排墙询之。老者诉云：‘我女已受聘，而本县舅爷闻女有色，欲娶为妾，我诉之尹，反受叱骂，以此相哭。’公闻大怒，仗剑径往县署，杀尹并其舅而逃。至潼关，闻关门图形捕之甚急，伏于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颜色变苍赤，不复认识，挺身至关，关主诘问，随口指‘关’为姓，后遂不改。”这个故事不仅对关羽姓名更易和“亡命涿郡”进行仗义行侠的阐释，使“亡命”变成了正义之举，而且还对关羽“赤面”由来有了“怪异”的交待。梁氏没有直接交待《关西故事》的成书年代，但他说，这个“指关为姓”的故事“殆《演义》所由出欤？”即出现在《三国演义》之前。此外，解（今山西运城）人变成了“解梁”

人，这种称法亦属金朝^①。因而，这个故事盖出于宋元人之手。加之这种记载又无佐证。所以，“指关为姓”虽然弥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关羽的早年生活的阙漏，但仍然不可置信。

2. 追随刘备

关羽追随刘备始于何时，为何追随刘备，《三国志》都没有记载。宋元以后，随着关羽崇拜的形成，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关西故事》说，关羽东出潼关，“东行至涿州，张翼德在州卖肉，其卖止于午，午后即将所存肉下悬井中，举五百斤大石掩其上，曰：‘能举此石者，与之肉。’公适至，举石轻如弹丸，携肉而行。张追及，与之角，力相敌，莫能解。而刘玄德卖草履亦至，从而御止。三人共谈，意气相投，遂结桃园之盟。”这里关羽与刘备、张飞结成“桃园之盟”，只是三位下层人士“意气相投”而已，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到了《三国演义》中则带有“复兴汉室”的政治色彩。

至于追随刘备的理由，宋明儒家与儒化关羽相表里，对此作了“正义明道”的解说，一是“正统”之所在，宋元关羽祠庙碑记，多以关羽择主而事，弃强就弱，是因为刘备乃汉室宗种，且以“恢复汉室”为己任，如明朝大学士商辂《都城修庙碑》：“闻涿郡先主聚徒乡里，匡扶汉室，遂往归之。”^②当然刘备为汉室宗种，史籍确有此载，《先主传》记述说：“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诸葛亮说孙权联刘抗曹时也称“刘豫州王室之胄”。但后世学者如裴松之、

^① 《金史》卷 26《地理志》。

^② 《宛署杂记》卷 20。